



花衣裳丛书

郁雨君 著

溪流：米戈系列就像是催泪弹。
斜阳依然：这是天使的文字，我
喜欢善良。
黑眼圈：全是美而意外的故事。
一个男孩找到了内心的力量，真
好。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花衣裳丛书

男生米戈

郁雨君 著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生米戈 / 郁雨君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4

(花衣裳丛书. 第3辑)

ISBN 7-5395-2484-7

I. 男... II. 郁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1571 号

男生米戈

——花衣裳丛书

作者: 郁雨君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<http://www.ficp.com> e-mail: fcph@fjcp.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32 千字

印张: 7.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20150
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2484-7/I·510

定价: 14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我的第二个男孩米戈(代前言)

雨 君

我一边梳着长长的辫子，一边接连不断写着一个男生的小说。

杰潘是我的第一个男孩，我写了男生杰潘的 24 个故事，在前两本书里，他宛如少年骑士，一路游走在城市里，拯救着忧伤的女孩。

后来读了全部杰潘故事的女孩“黑眼圈”发邮件给我说：“雨君，我周围到处都是平凡到有点衰的男孩，想想他们会有怎样的憧憬、思念、忧伤和热爱呢？你能再写一个这样的男生给我看么？”

我的第二个男孩米戈就这样来了。

第一篇故事《悲伤左撇子》我请“黑眼圈”当作业批改，她的批语是：“有一点点杰潘的影子，不过比杰潘的感情更外向，属于那种认定了事就不放的人吧？但是他真的有点可怜。不过，这些男生通常很能不露声色地忍受，那些平凡的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呀。”

整个 2003 年，我一笔一画写米戈。他是一个让我心疼的男生，他不偶像，他又瘦又高，他更真实。米戈被强壮的男孩欺负，被女孩嘲笑，被暴躁的妈妈压

迫。不过后来妈妈越来越好，我也越写越欣慰。我想告诉所有的孩子，其实有时被你看做天敌的大人心里也有柔软的爱，只不过它藏得更深更隐秘。我还想告诉所有的孩子，再糟糕的境地也会出现美好扭转的奇迹，曲曲折折的成长里，到处潜伏着柳暗花明的契机。

当然米戈的生活里也出现了更为特别的女孩，通常是一些姐姐。她们是超出你平常想像的女孩：比如把心里的顾虑和负担统统放下的背包客女孩古古安，义无反顾走遍全世界的薰衣草田；比如双腿修长胃口惊人的模特琼耳，不停地拜托米戈“快点强壮起来吧”；比如喜欢养白菜心的牙医助理与格，不断地与内心的伤痕抗衡着；比如天使心肠的动物保护者贝氏姐妹，含着眼泪送心爱的斑点狗尊严地死去……她们奇异的经历和单纯强烈的个性，震撼着影响着男孩的心灵和成长。

我最想通过米戈告诉大家的是：对一个男孩来说，外表的强壮也许只是徒有其表，你的确要经历一些打击，一些不同寻常的人和事，然后，有一种内心的力量悄悄滋长起来，它从此在你的身体里落地生根，任谁也不能夺走了。

这个意思遍布在整本的米戈系列里，在角角落落的情节和句子里。

米戈系列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生清澈特别的观察和成长的感受，一个个忧伤暗涌的故事，那些单纯而

强烈的爱与痛，首尾连接着岁月和成长。我写到《从沸点到冰点》时，写到《爱过你，在 20 米的深蓝》时，写到《住在白菜心深处》时，一边写一边和我的米戈一起流出了清澈的眼泪。

如果读着读着你也流出了清澈的眼泪，那么我就得到了写作米戈最大的幸福。

目录

悲伤左撇子

你一直在后悔，几
十年前，你救错了一个男
孩！对不对，对不对？！

1

我的神仙姐姐

我现在的美丽已经变得很
牢固，因为它在我心里面，谁也夺
不走了！

21

薰衣草，一直在等待

一直在找一片更寂寞的薰衣草田，越
寂寞的薰衣草越美，全心全意的孤独，那样
的等待才最深切吧？

47

幸福一秒钟

他觉得，在今后他能得到的每一
秒钟幸福的生活，都应该感谢字母表，
是它，让他认识了生命脆弱还有庄严。
都应该感谢沸点，是它，点燃了他一直
低迷的信心，还有冰冷的爱。

73



娜娜全垒打

米戈仿佛目睹一场爱情电影，一幕幕在少年情窦未开的洁白心灵上纯美上映。

103

当左括号遇见右括号

当左括号遇见右括号，谁说，那不是个温暖的拥抱呢？

125

爱过你，在20米的深蓝

如果我们能够生活在海底的话，也许我就有勇气来接受你。可是，我们都是需要氧气、需要阳光的人啊。

149

住在白菜心深处

无言的花，清澈的心，爸爸现在和妈妈一起住在了白菜心的灵魂深处，正在窗台上注视着姐弟俩相依为命的生活呢。

175

一段一段忧伤马拉松

大腹便便的妈妈艰难地把脸紧紧贴在马坚的脸上，“生命就像一场马拉松，很孤独很艰苦，现在妈妈和你一起跑，我们一起加油啊！”

205

悲傷王子





黑眼：我挺喜欢米戈，有一点点杰潘的影子，不过比杰潘的感情更外向，属于那种认定了事就不放的人吧？我有点替米戈妈妈伤心，但也很羡慕她，她和米戈的性格有点像哦。

溪流：感动得稀里哗啦。

我是一只雨：第一次看到就不舍放弃，也许是有同感吧！

米戈坐在一条黑得发亮的长板凳的一头，指甲反反复复抠着板凳面子上的结疤。那一头，老姨婆“笃笃笃”使着小槌头，在专心敲小核桃吃。

“香得很，你不吃点？”老姨婆咧开嘴，露出硕果仅存的四粒牙齿，连笑容也津津有味。米戈闷闷不乐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他在苦苦思索，命运怎么会把他从热闹的市中心发配到僻静的车墩乡下，和一个独居的80岁老太太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。

要知道平时这个时候，他肯定抓紧周末最后的闲暇，在住宅区的草坪上对着那个镀金大鹏雕像的底座“嘭嘭嘭”踢球。不知是不是米戈太用力了，那些脆弱的皮球，一个接一个瘪掉。米戈顺便把泄气的皮球就近扔到垃圾箱，垂着两只手回家。天暗下来了，就像每个即将来临的明天一样黑压压的，难熬的枯燥的星期一眨眼就大兵压境。

老姨婆人矮墩墩的，头发依旧黑而茂盛，像门口自留地旁一丛结结实实的小灌木。整个下午，米戈有了一个额外的发现，老姨婆的眼珠竟是蓝的，只要她盯着看你两秒以上，你就会失足跌进两个深不可测的水潭里。

老姨婆认为自己不折不扣是个富婆，因为也许全

世界只有她能一口气拿出 28 条年满 50 岁的老板凳。

前几天她摆酒做寿，经过几批客人 100 多个屁股反复折腾，没有一条老凳子散架，老姨婆真是骄傲极了。客人问她几岁了，她一律叉开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，响亮地宣告着：“二十八，二十八！”

米戈羡慕老姨婆，人要是老得成了精，就能做到像小婴孩一样无忧无虑呢。

米戈是在老妈的拖把柄加吸尘器的双重追杀下，搭远房表姐蓝菲琳的顺风车——她是老姨婆的重外孙女——一路撤退到乡下的。蓝菲琳坚持说，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那就是老姨婆的家了。有句话说“一物降一物”，老妈一见老姨婆，凶劲狠劲好比水遇海绵，眨眼消失无踪影。

蓝菲琳把米戈放在进村子的路口，押送着余下五副绕着厚厚绷带的石膏假绑腿继续往下开。她要到附近的影视基地，那里在拍一个血腥的战争片。除了化妆助理，蓝菲琳还兼管部分道具。

“没事的，你在乡下先猫一猫，我再想办法！”蓝菲琳拍拍米戈，也不知道在安慰谁——她自己也在暗暗祈祷最好导演没发现镜头里少了一个瘸腿的伤兵。因为石膏绑腿已经给破坏了一副，是米戈那天下无双的老妈干的，她不仅用力砸，还用棍子捣，摆出不把它碾成齑粉不解恨的架势。

也许这就是一个男生的命运：他偶尔顺从自己意

志做了一件事，结果不管它是什么事，到头来竟会变成一桩罪过。

2

开始的开始是老爸打发米戈去买啤酒。他响亮地抽了一张大钞出来，“呃，儿子，给我扛一箱回家！”那天，老妈就是去车墩给老姨婆拜八十大寿，据说要摆三天三夜的酒席，老妈出钱又出力，抢着要当管事的。她最擅长“镇压”一团乱的局面，家里一大一小一双男人已被她收服，要是不信，只要看看米戈老爸那软塌塌的胡子你就明白了。

老妈不在家三天，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大假。老爸在厨房快活地炸鸡翅膀，大把大把往锅里撒大蒜末；米戈坦然地在电脑上打他的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在起伏的心跳和呼吸里。父子俩就希望有一打以上老姨婆轮流办寿酒，他俩就不用被一个女人拿着抹布在房间里到处驱逐，在尖利的呵斥下束手束脚。

米戈下楼给老爸买啤酒，绕过小区的垃圾房，三步两步跑到老罗的烟杂店。

一团和气的老罗每天从早到晚坐在他的小棚子里，寸步不离，总让米戈生出一种幻觉，好像老罗是某种死死扎根在这里的植物。

米戈喜欢看老罗欢欢喜喜地擦拭着店里的瓶瓶罐

罐，嘴巴里嘀嘀咕咕。米戈问老罗在嘀咕什么，老罗说在说谢谢啊，对醋瓶说，对油瓶说，对果酱瓶说，更对酒瓶说。没有它们赚来两毛三毛五毛一块，我饭都没得吃。

米戈一直想给老罗创造做生意的机会，可惜购物机会都给老妈剥夺了。她更热衷于到大卖场大规模采购，像真正的贵夫人那样昂着头，劈里啪啦往购物车里扔东西，米戈和老爸轮流当搬运工。老妈尤其喜欢在妇女用品那一块流连，看完蕾丝内衣，看花边袜子，再看收腹紧身裤，最后举起两包卫生巾，嚷嚷着让米戈目测哪包显得更长一点——吓人不？

哈，终于等到今天了，获得单独采购的机会，米戈满怀喜悦，拍一张大钞在小小的柜台，财大气粗地喊：“给我拿一箱罐装的啤酒！”

“只有半箱‘力波’了，要不要？”呀，几天不见，老罗怎么变成了一株脱水植物，柜台也是空空荡荡的？米戈这才注意到小棚子南面的墙上一个触目惊心的“拆”字。

“全部贱卖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？”老罗的表情，惨淡里有殷切。

米戈的眼珠转了一圈，坚定地指向一样东西，老罗惊讶极了：“你要它？！”

轰隆隆，轰隆隆，米戈和老罗平行用力，一起推着一个巨大的空油筒，像坦克一路开向米戈家。披着

一身蒜香的老爸兴冲冲开门一看，没有啤酒，只见正对门口的地方，竖着一个巨大的铁皮圆柱体，米戈的声音在后边冒出：“快去找榔头，门口卡住了！”

“干……干什么？”老爸一时手足无措，嘴里结巴。

“放到院子里，做我的小窝。”

米戈家不大，一室一厅，米戈睡客厅，不得不每时每刻都暴露在老妈的眼皮底下，他浑身不爽。这个15岁的男孩实在想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当他第一眼看见那个巨大的油筒，便忽然灵光一现。

米戈怕耽误老罗做生意，等不及老爸醒悟，自己爬过筒身，带着半身油腻，跳到房间，取来榔头，在卡住的地方一通捶打，敲出两个凹坑。米戈手艺不错，两边的位置大小对称均匀，漂亮得像酒窝。

老罗在外边用力一推，巨大的铁筒终于给塞进了门，像几十条大象腿碾过地板，一路留下粗细不均的油印，还给茶几下的羊毛地毯添了三条斜杠。

老爸呻吟了一声，米戈却管不了那么多，继续勇往直前，一鼓作气地在进院子的第二道门框上蹭掉几块油漆，油筒最后落地，压碎了老妈种的一小盆太阳花。

老罗接着送来半箱啤酒、一大瓶白猫洗洁精、一把大刷子。米戈从卫生间接了一根水管，动手大干特干，泡沫不断地产生、升腾，有半个院子陷在泡沫堆里。

同时在云里雾里的还有老爸，他往喉咙里大口大口猛灌久违的啤酒，叹着气。“我不知道你打算要干什么！你妈回来前，你肯定得把它弄走！要不，”他揉揉鼻子，心惊胆战地说，“她准得变成炸药筒！”

“我保证把它弄得比床铺还干净，让老妈无话可说！”

“刚才我可什么也没看见。”老爸声明。

“当然，我是趁你不在的时候把那玩意儿搞回家的。”米戈有点看不起老爸——怕老婆至于怕成那样么！

老爸坐到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就着啤酒啃鸡翅，然后满脸通红地靠在门框上对埋头清洁的儿子说：“我没办法，这辈子欠她太多！”

油筒越来越干净，油腻被丰富的泡沫全部带走，露出本来的藏蓝色。米戈又不遗余力地里里外外擦干了水，筒横放着，他搬了鸿运扇对着内壁猛吹。米戈几乎从来没有这么热火朝天地干过一件事情，兴奋得两眼发光。

太阳和电扇里应外合，一个崭新、干燥、清洁的大铁皮筒静静地窝在院子一隅。米戈从容地钻进去，这只容积巨大的铁皮筒提供的空间宽敞舒适，米戈背靠着筒壁，两只脚高高翘着，一颠一颠地摇晃着。“爸，”他得意洋洋地邀约，“到我的地盘来！”

老爸过来探探脑袋，人没进来，却递给儿子一大

杯啤酒，父子俩就此干了。酒喝到微醺，带着大筒摇晃的感觉，米戈感到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。

“爸，”米戈问，“你钻过水泥管么？我看电视里有些离家出走的男孩，晚上就睡在管子里。我觉得这种圆弧的半开半闭的空间对我很有诱惑力呢。”

“咳咳，”老爸咳了两声，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“听爸一句话，这东西你还是扔了好。”

“别想！”米戈迅速拱起身体，握紧拳头，“誓死捍卫领土，老妈也不敢拿我怎样。”

米戈说到做到，当晚拿了枕头和一条毯子，铺垫在他的“山洞”里，然后摊手摊脚躺下。后半夜，米戈醒来，发现自己好好地躺在床上。他吓了一跳，爬起来，竟见老爸屁股撅得高高的，额头青筋暴露，在用力把那个筒往铁门外顶。

米戈跳过去扯老爸的后腿，老爸仍不放手。“米戈，米戈，咱把这个像水泥管子一样的东西丢了好不好？我帮你在院子里搭一间小屋子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米戈态度死硬，“我就喜欢钻洞！”

第二天，米戈出去买了把环形锁，装在油筒盖子上有拉环的地方，一头和窗台的铁栅栏锁在一起。老爸默默看着他做这一切，不说话，往喉咙里灌啤酒的速度更快了。